

西欧极右翼政党核心 意识形态探析

李凯旋

【提要】 西欧极右翼党的核心意识形态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兴起,既有欧洲右翼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渊源,亦有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下民众生计危机加剧和代议制民主下政治信任危机加深等现实动因。西欧极右翼的内部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西欧国家的现实政策渗透上和对左翼的阶级认同意识的冲击上。面对西方世界极右翼意识形态兴起对我国经济与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我们要通过经济转型升级,提高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and 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式加以积极应对。

【关键词】 西欧 极右翼 政党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5) 04—0138—07

金融危机给欧洲经济与社会带来极大震荡之际,宣扬和秉持平等观念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走出低谷,坚持不平等观的极右翼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风格相结合,却再度兴起并成为当代欧洲议题的中心,迫使西方国家要“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① 西欧极右翼的崛起,离不开经济与社会动荡所提供的外部机遇,但意识形态、纲领政策以及政治动员能力等则构成了至为关键的内部因素,其中又以意识形态为根本。因为意识形态既是各政党发展的主要依据,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因此,西欧极右翼力量的兴起,可以说是其意识形态的兴起。

一、什么是极右翼政党

现代西欧极右翼(extreme right)政党在国外学界的标签众多,又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 extremism)、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和“右翼激进主义”(right-wing radicalism)等。西欧极右翼近年来虽备受关注,但是一直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国外学者认为,极右翼是一个令人感到“费解的术语”;^② 而且人们“基于历史观念的定义与演绎很大程度上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右翼极端主义’概念”,^③ 以能无可辩驳地将每一个具体的政党归

① Chantal Mouffe, “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Francisco Panizza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5, p. 50.

② Michael Billing, *The Extreme Right: continuities in Anti-Semitic Conspiracy Theory in Post-War Europe*, in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Sullivan (eds),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London: London Printer, 1989, p. 146.

③ Klaus Von Beyme, *Right-wing Extreme in post-war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1, No. 2. April 1988, pp. 1—3.

人或排除出极右翼党的范畴。虽如此，但都认为极右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①应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讨极右翼的边界、本质以及类型。

（一）西欧极右翼党的边界与本质

在当前的西欧政党政治范畴中，一个政党的属性往往是与其他各政党关系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从极右翼党与主流右翼和左翼的意识形态关系上来确定它的边界和本质。

西欧极右翼的“极端主义”倾向，是其与右翼的最主要区别。但“极端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意味着极右翼的意识形态是主流右翼观念的激进化、极端化。极右翼与右翼的差异是程度上的，并非本质上的不同。西欧主流右翼意识形态虽经历了古典保守主义、现代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右派等四个发展阶段，但其核心要素基本未变——包括尊重和保护传统的观念，因持有人性悲观论而要求的强国家及严格的法律和秩序，提倡对社会团结至关重要的共同价值和文化遗产，主张等级制、不平等和权威观等。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极右翼的反政党制、反多元主义、反议会制，要求强国家、强领导和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都是对右翼保守主义中人性悲观论、等级观和权威观的极端化，明显带有反宪政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程序和机制色彩。^②不过，在现实中，极右翼政党很难做到完全反对现行的宪政主体制，因为这样会“令他们听来过于极端”，作为政党，越过政治讨论所允许和接受的界限，很快“会在公共舆论或议会选举中受到惩罚”。^③他们经常将其反宪政、反民主、要求强国家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掩盖在华丽的民主辞藻与宪政实践的外衣之下。所以，极右翼与西欧主流右翼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公开言论上，而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极端化上。

极右翼与左翼和极左翼在很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平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极左翼是左翼的极端化，它们所坚持和主张的平等观，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极右翼坚持并强调个体间的不平等，

所主张的政治模式与社会秩序亦植根于务必将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制度化信念中。^④极右翼界定不平等的标准有民族、种族、宗教派别、国籍等等，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文化主义等等带有不平等观的思想会成为极右翼政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了。因此，极右翼的不平等观是其一大必要且根本的意识形态特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欧的极右翼党本质上是主流右翼的极端化，与极左翼完全对立，从根本上坚持社会不平等的观念，要求强国家，有反代议制民主的倾向，半忠诚于西欧现行体制。

（二）基于意识形态的极右翼政党分类

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是界定自身与主流右翼和左翼的依据，也是学者划分极右翼党亚类型的主要标准。如卡特以极右翼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为依据，提出了五分法：（1）持有传统种族主义观的新纳粹党，如英国的国民阵线；（2）坚持权威主义、反代议制民主的新法西斯党，如意大利的民族联盟的前身——社会运动党；（3）兼有排外主义、文化主义和权威主义特征的权威排外型极右翼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奥地利的自由党；（4）兼有排外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新自由主义——排外型极右翼党，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5）持有极端新自由主义观的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型极右翼党，如丹麦的进步党。^⑤

贝兹（Betz）以极右翼关注的移民、种族

① CasMudde, Right-wing Extreme Analyz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e Parties (NPD, NDP, CP'8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5, Vol. 27, No. 2, pp. 203-205.

② Ibid.

③ Hans-Georg Betz, Introduction in Hans-Geor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3.

④ Thomas Saalfel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Populis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German Republikaner Party, *German Politics*, 1993, Vol. 2, No. 2, p. 181.

⑤ Elisabeth Car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Success or Fail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0-54.

(文化)主义和经济等三大主要议题为基础,将西欧极右翼党分为两类:新自由或古典自由民粹主义和权威或民族民粹主义,^①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经济的自由而后者纲领中突出强调民族排他性和社会安全。正如穆德所言,当前欧洲的极右翼党进入了民粹主义时代,但民粹主义极右翼党只是极右翼党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不能代表其他没有民粹主义风格的极右翼党,如新法西斯党等。^②

在凯特和贝兹的分类基础上,基于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动员方式,我们可将西欧极右翼分为包括新法西斯党和新纳粹党在内的传统型极右翼党和右翼民粹主义党两大类。前者继承了较多法西斯和纳粹意识形态传统,最为极端,从根本上反对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在选民中的影响力较小或很小,如英国的国民阵线和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后者包括贝兹所说的新自由或古典自由民粹主义党和权威或民族民粹主义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一般而言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较高,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德国的共和党等。

二、极右翼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拉西(Destutt de Tracy)提出,迄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到19世纪,马克思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且反映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0世纪自由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是保障社会服从、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力图给意识形态下一个中立的定义,以涵盖历史上的所有意识形态学说和主义:“这种观念由一系列概念、价值和符号所组成,从总体上表达了对人性的看法、对人类行为的批评、对对应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正确安排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意见”。^④可见,

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是一种具有行动取向并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性思想观念。而其作为一种观念所具备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一方面可以使某种行为和安排合法化;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某种目标下凝聚和团结起来。^⑤

从其定义和功能来看,意识形态无疑是多样且复杂的。西欧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一直以来,学者们在西欧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问题上尚存分歧。例如,哈本德(Husbands)就认为西欧极右翼党共同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种族的排外主义”,^⑥而伊特维尔(Eatwell)则认为是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⑦但绝大部分学者都不赞同极右翼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西欧极右翼党所关注的议题的多样性,如移民、种族、文化、代议制民主等,也决定了其主要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如穆德(Mudde)就发现至少有58种不同的特质曾出现在对极右翼的定义中,而且其中民族主义、排外、种族主义、反民主的情绪和要求强国家五种特质频频出现。^⑧排外、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根本乃是

① H. G. Betz, *The New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3, Vol. 25, No. 4, pp. 413-427.

② Cas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1.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④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 43; Andrew 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5, p. 16. 转引自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82页。

⑤ Andrew 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p. 16. 转引自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第82页。

⑥ Elisabeth Car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Success or Failure?* p. 14.

⑦ Roger Eatwell, 'The Rebirth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0, Vol. 53, No. 3, p. 412.

⑧ CasMudde, *Right-wing Extreme Analyz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e Parties (NPD, NDP, CP'8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pp. 203-204.

“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身份特征。相较于形式多样的民族主义，边界清晰的本土主义被不少学者接受为西欧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① 要求强国家，反对当前的代议制民主，本质上是权威主义的体现。此外，穆德还主张把民粹主义视为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② 但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风格，或者是政治策略和政治动员方式。因为，它可以摆向右翼也可以摆向左翼，可以是宽容的也可以是不宽容的，依附于意识形态而非意识形态。^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概括为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

（一）本土主义

本土主义这一概念，一直被广泛用于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在人类学中，本土主义曾意味着“权力回归殖民地的土著，复兴本土文化”，也指一个社会排斥外来人员和文化。^④ 穆德在此基础上将极右翼的本土主义界定为——国家只应限于本土群体（即民族）的成员居住而那些非本土的元素（人员与思想）都在根本上威胁着民族一国家的同质性。^⑤ 界定本土性的基准线可以是有差异的，如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等，但总含有某种文化成分。由此可见，本土主义实质上是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及其变种文化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综合，且并未把极右翼党局限在单一的反移民、或宗教、或文化议题上。下面从其所囊括的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及其变种文化主义等方面，对极右翼党的本土主义展开进一步阐释。

1. 排外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

排外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外国人的恐惧、憎恶和敌视上。排外主义几乎是所有西欧极右翼党的意识形态，但对不同的党而言其重要性有所不同。把移民问题作为优先议题的党，都是有极端排外主义倾向的。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自上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就要求驱逐所有非法移民，并严格控制政治难民。到90年代，移民议题上升至该党政治纲领的第一章。国民阵线一直寻求缩短非欧洲人的雇佣合同期限，

拒绝给予法国本土出生的外裔婴儿以法国籍。在其他诸如家庭、健康、居住，或法律与秩序方面的政策均围绕此议题，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排外的、限于本国的和欧洲的偏好。^⑥ 奥地利自由党在移民议题上，与法国的国民阵线持有相同的立场。在苏东剧变后，奥地利自由党不遗余力地利用国内对中东欧移民的恐惧与敌视，称外来移民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必须遣返移民，并阻止大量移民入境。

与排外主义相关联的还有福利沙文主义，它由沙文主义演化而来。沙文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也被认为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么，福利沙文主义即意味着，福利国家制度应倾向于或仅限于本国土生土长的公民，本质是极端的排外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在福利议题上的体现。如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就大力鼓吹福利沙文主义，力主将福利与保障限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2. 种族主义和文化主义

种族主义，又分为传统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和文化主义。传统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即认为种族的优劣是由自然和遗传等天然因素决定的，在西欧极右翼政党中所获得的认同已经很少了。极右翼“审时度势”地对传统种族主义进行了修正，发展出了新种族主义或曰文化主义意识形态。持有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

① Cas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20.

② Cas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p. 293.

③ Francesca Pogliamileti and FabricePlomb, Addressing the Link between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Extremism: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uropean Literature. in JörgFlecker eds., *Changing Working Life and the Appeal of the Extreme Right*, Surrey: Ashgate, 2007, pp. 11—12.

④ Cas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p. 18.

⑤ Cas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p. 19.

⑥ Nonna Mayer, The French Front National, in Hans-Geor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16.

认为,是文化而非种族决定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西欧人种和西欧文明更为优越不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同群体之间的不相容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存在。此外,文化主义政党同时还反对多种文化的融合,因为这会使得各个群体丧失自身的身份特征。法国的国民阵线,就属于不坚持传统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持有文化主义主张的极右翼党。该党一直主张坚持法兰西的民族传统和民族身份,且认为这两者已经在世界大同中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其前任党主席让-玛丽·勒庞称,文化与人种的多元性是应受到保护的,但不是法国。法国应拒绝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式的融合,这都是些“不现实且危险的选项”。^①德国共和党也持有相似立场,不再宣扬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的种族主义,而是拒绝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文化多样性会威胁到民族身份。^②

西欧极右翼党的文化主义观念还体现在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上。西欧极右翼基本都持有疑欧主义观,即认为由于文化和区域之间本来就充满冲突和不稳定,欧洲一体化不但会加剧这种冲突,还会弱化各民族文化的特征,因此本国应退出欧元区或欧盟。如国民阵线的前任领导人老勒庞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反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阴谋”,认为批准马约是对法兰西民族的背叛,是对法国的出卖。^③

(二) 权威主义

当前西欧极右翼的权威主义,主要体现在他们要求强国家、强化法律与秩序上。但继承了较多传统法西斯党和纳粹党遗产的极右翼党与以新右派意识形态为主的极右翼党,对“强国家”的理解与具体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权威主义倾向,体现在主张加强国家权力与国家元首的权威,限制个人、组织的自由与权利,弱化议会权力,减少民主与多元主义等方面。如有法西斯意识形态传统的意大利民族联盟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限制政党的作用,直选国家元首,并赋予其超过五年的任期和更多的权力。此外,还有法国的国民阵线也谴责政治游说团体,认为他们与政党的利益相互交织,损害了个体的自由与权益,呼吁扩大直接民主,

142

减少中间层次,但要加强总统的权力。^④因此,国民阵线党首老勒庞呼吁扩大直接民主的目的并非促进民主的参与度,而是压制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弱化议会权力并强化国家元首的权威。

另一类极右翼政党的权威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维护“市场的自然秩序”上。他们认为现行宪政体制下的民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个人权利方面,应该缩减公共机构的规模,国家和公共权威应减少干预公民生活的机会;在经济领域,公共部门应缩减比例并从规制活动中退出,但要通过强化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保障市场的自然秩序。^⑤因此,他们实质上是个人主义与国家权威主义混合而形成的新右派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极端化。持有此类意识形态主张的极右翼党主要有丹麦的进步党、瑞士的提契诺联盟等。

三、西欧极右翼核心意识形态兴起的深层动因

西欧极右翼核心意识形态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一方面,如前所述,有着欧洲右翼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其兴起自然也有着经济、社会与政治等诸方面的原因。但所谓移民问题、社会安全,以及政治中间阶层的腐败与庇护主义等,都不过是极右翼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兴起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动因乃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给西

- ① Jonathan Marcus, *The National Front and French Politics: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Basingstock: Macmillan, 1995, p. 106.
- ② Elisabeth Car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Success or Failure?* p. 38.
- ③ 吴志成、王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反一体化》,周弘主编:《认识变化中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 ④ Elisabeth Car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Success or Failure?* p. 45.
- ⑤ Lars Svåsand, *Scandinavian Right-wing Radicalism*, in Hans-Geor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p. 83.

欧劳动者带来的生计压力以及代议制民主下的信任危机。

（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生计问题与文化认同悖论

经济全球化涉及到产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等四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尤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向西欧等发达地区的大量涌入，给西欧福利国家的社会再分配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压力。与此同时，逐步深入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欧洲劳动者更为自由地流动，亦加剧了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都在不断瓦解和重塑西欧的劳动者阶层。这种持续的瓦解与重塑，给劳动者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同时，获得社会保障的条件，是国民地位或居民身份。所以，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失利者中或者面临生计不稳定问题的劳动者中，总有一种内在倾向去借助非阶级的排他性界限，如国籍、民族、年龄、种族等，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漩涡的基础，^①以要求资本对他们区别对待。作为结果，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成为西欧极右翼社会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中。

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迁徙和信息大爆炸，推动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也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不断地进行着碰撞与融合。虽然欧洲各国或多或少共享着同样的文化遗产或传统，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及现代性等，这些也都成为构建欧洲一体化与“欧洲认同”的文化基石。但是，西欧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也是显著的。尽管构建“欧洲认同”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民族文化，但也会对后者形成一定的冲击。在西欧文化民族主义较盛的地区，自然会引发不同程度地对民族身份特征丧失的担忧和对文化多样性以及外来文化的排斥。

（二）西欧代议制民主下的信任危机

西欧的代议制民主是代议制与民主在一起组成的复合概念。代议制是指从某个群体中选

出一些人组成代议机构，代表这个群体表达意见或进行决策，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制度设计，并不反映什么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当前西欧代议制民主实质上是民主的选举化，其基本功能是赋予政府以程序上的合法性，已经脱离了价值意义上的民主。因为民主最起码包含了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三个原则，“分析民主必须坚持将民主绩效置于民主程序之上的原则。”^②但“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③可见，西欧各国选举之后，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决策权落在了选举出的机构或代表手中，民众因不能直接参与决策事关己身的各种公共事务，成为权力客体，在权力谱系中便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对精英的统治构成有效制约，亦不能保证选举出的代表兑现其承诺。民主选举化所形成的政治中间层次，如政党、代议机构，或因利益交织而生的庇护主义，或因权力触角的过度扩张，都成为极右翼诟病与质疑的对象。如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翼党力主削弱政治中间层次的权力，因后者存在的腐败和庇护主义问题，损害了个体的自由与权益；丹麦进步党则反对行政和立法机关在公共领域权力的扩张，但要在市场秩序领域加强政府权威。

此外，民众对代议制民主不满情绪的滋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粹主义之风在西欧的兴起。极右翼很好地把握住了西欧“民粹主义时代的精神”，将其核心意识形态主张披上“代表民众意愿”的民粹主义外衣，从而赢得了较广泛的支持。

四、结语

西欧极右翼党的核心意识形态，灵活巧妙

^① [美] 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② [美] 斯坦·林根：《民主是做什么用的——论自由与德政》，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③ [意]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地融合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给民众带来的生计压力、安全、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以及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情绪,同时借助民粹主义,对西欧政坛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力。由于西欧国家多实行比例制选举制,极右翼政党虽尚不足以直接威胁到西欧政坛稳定,但仍带来了很消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因极右翼力量上升及参加联合政府频率的增多,其意识形态逐步渗透到西欧各国内部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中,使得西欧政治文化总体呈现保守化、右倾化趋向。另一方面,极右翼意识形态中暗含的以民族和文化认同为维度的政治分野,对左翼意识形态中阶级认同产生了冲击。

极右翼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冲突加剧,欧洲近几年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走强,也是西欧极右翼的极端民族保护主义影响的一种体现。另外,极右翼本质上是一种宣扬和坚持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它反对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对亚文化、少数民族和外来弱势群体给予平等的地位。这种意识形态通过西方媒体、网络等媒介的扩散和输入,也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上升,不利于我国社会稳定。

对此,首先在经济领域,我们应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转型升级,提升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增强差异化竞争力。由于目前我国国内需求尚不足以承担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还必须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的作用。所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技术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国际产业链地位,弱化外部种种经济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其次,加强对西方极右翼意识形态研究与批判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发展和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包含了和谐、平等、公正等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An Analysis of the Core Ideologies of the Contemporary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 Europe

Li Kaixuan

Abstract: The extreme right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rise when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shocks in West Europe. The core ideolog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parties: nativ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which lie in the source of conservatism and liberalism tradition, manifest the deteriorating livelihood proble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 influences of nativ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ir penetration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great impact on the class identification consciousness. Facing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our economy and social culture caused by the Western extreme-right ideologies, we should speed up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move higher up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as well as cultivate the advance socialist culture.

Keywords: West Europe; extreme right; party; ideology